

云云，今日里都还依稀找得到具体方位。而图上清晰地显示出，宝山的位置位于黄浦的东岸，黄浦当时汇入吴淞江，吴淞江的尽头是吴淞口。

弘治十七年《上海县地理图》清楚地标注了当时上海的具体方位、区划：“北至苏州府嘉定县界十八里，南至华亭县界十七里，西至华亭县界一百一十里，东至大海五十里。”从中不难看出，如今上海市行政区划以内的许多地方，在五百年前，并不属于当时的上海县。从这幅古地图的标注上，还能分清当年上海县域内哪条河是干流，哪条河是支流。譬如“黄浦”，在名号上称作“浦”，而不是“江”。当年的“黄浦”，与上海县和周边许多“浦”一样，系吴淞江的支流。

查阅上海史料可以得知，南宋以后，因海岸线向东推进，吴淞江河口段不断淤淀，下游几乎淤成平陆。加上宋代开始在太湖做堤，不断加剧上海水患。到了明代永乐年间，户部尚书夏原吉赴江南治水，采用叶宗人等的意见，开通范家浜，上接大黄浦，下接南跑浦口。由此引导淀山湖一带各种水流改由范家浜东流，在现今复兴岛附近同吴淞江汇合，折向西北流至吴淞口入长江。

渐渐地，新老河道共同形成了今日里黄浦江的模样。可黄浦江的入海口，未曾更名，仍称吴淞口。只是，吴淞口与改道后的吴淞江已成遥遥相望之态。吴淞江水，要通过如今的外白渡桥附近苏州河口汇入黄浦江，再通过黄浦江才能到达吴淞口。

1843年11月17日，上海开埠。一些外国人通过吴淞江行船至苏州。他们称吴淞江为“通往苏州的河”。1848年，上海道台麟桂在与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（Rutherford Alcock）签定扩大英租界协议时，第一次正式把吴淞江写作“苏州河”。由此开始，“苏州河”之名逐渐流行。

在19世纪中叶，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一带——是中国最为富庶的所在。所谓鱼米之乡，苏湖熟，天下足，亦是文化发达之地，苏州号称“状元之城”。当西方人来到上海，西风东渐之际，从江南腹地沿着苏州河进入上海的，则有江南之精华。无论是鱼米菜蔬，还是丝绸、刺绣，或是评弹、昆曲，从身与心等方面滋养生活在上海的人们。

2008年初，当苏州河靠近黄浦江这一段著名的外白渡桥要拆卸送厂大修的时候，记者曾作过深入采访。当抚触到桥头“1907”的字样时，感受到一点——作为现代工商业城市的上海，外白渡桥犹如江南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嫁接时的一枚定情戒指。江南文明与西方外来文明在这里交汇，中外人士在这里交流，海派文化在这里交融而生……



清末《图画日报》及老明信片中的浙江路桥，因为附近有垃圾码头，也被俗称为“老垃圾桥”，而西藏路桥则被称为“新垃圾桥”。

黎明来敲门

“19世纪中后期，外白渡桥桥墩下，苏州河口的烂泥地边，来自大英帝国的商人，带着他们对利润永远不变的追求和人性中永存的贪婪，逐一在这里开出大英自来火房、江苏药厂……”2015年初夏的一个午后，坐在上海徐汇区桂林路一家茶馆里，作家王唯铭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娓娓道来，“随后，华人中最有头脑的几个人，也开始在苏州河口迈出探索的脚步。这些华人，资本谈不上雄阔，能量谈不上强，对西方工业文明也谈不上有深切了解，他们只是在黎明到来之际，推门而出，一边呼吸着苏州河散发的清新气息，一边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人生、无意识地为未来的上海作着努力。”

王唯铭当时刚完成自己的城市系列创作计划“上海往事三部曲”之二——《苏州河，黎明来敲门》。这本书的副标题为“1843年以来的上海叙事”。在书中，他记叙了一家名为“发昌铁铺”的企业。“就在现在的海鸥饭店的位置，广东香山人方举赞创办。当时看上去微不足道，只是靠与苏州河口黄浦江岸这里外国人开办的‘老船坞’合作，买卖旧铜皮、旧铜钉来牟利。”王唯铭说，“但在我看来，发昌铁铺意义重大。这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初啼！1866年，方举赞请同为打铁出身的同乡孙英德到上海，两人在工棚的油灯下凑了一